

三
島
由
紀
夫
作
品
系
列

“丰饶之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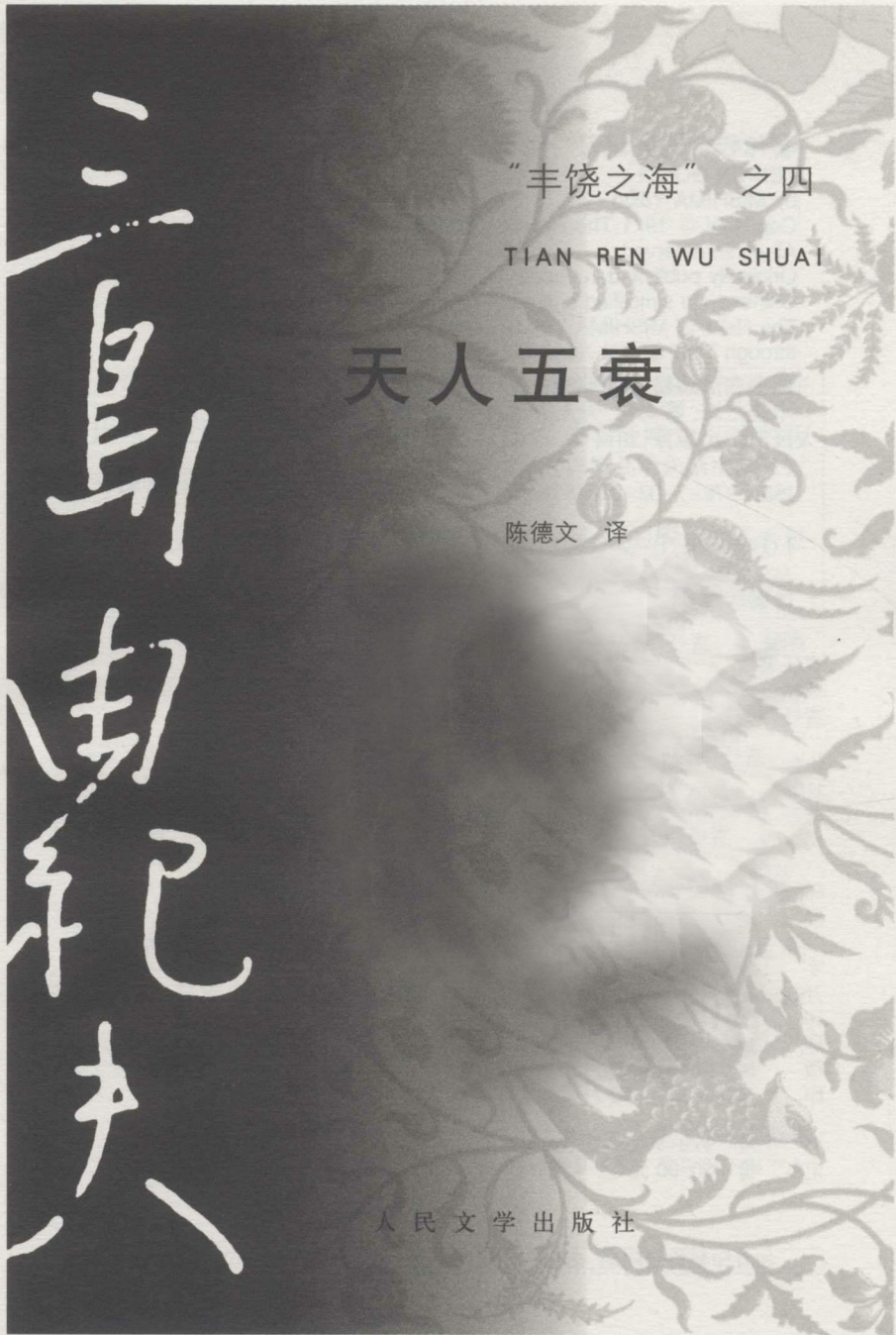
TIAN REN WU SHUAI

天人五衰

陈德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三島由紀夫



“丰饶之海” 之四

TIAN REN WU SHUAI

天人五衰

陈德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三
岛
由
纪
夫
作
品
系
列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5135

TENNIN GOSUI

by MISHIMA Yukio

Copyright © 1971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丰饶之海. 第4卷, 天人五衰/(日)三岛由纪夫著; 陈德文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三岛由纪夫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0565-6

I. ①丰… II. ①三…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5626 号

责任编辑 陈 旻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4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插页 2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565-6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洋面上的轻雾,使得远方的船舶看起来颇为幽玄。然而,海水比昨天更澄净,伊豆半岛群山的棱线也清晰可睹。五月的大海平滑如镜。日光强烈,云影浅淡,天空蔚蓝。

极低的波浪在岸边也撞得粉碎。在粉碎前的瞬间,那水波翻卷着莺绿,犹如一切海藻所持有的颜色,要多可厌有多可厌。

每天每天,大海都在不停地翻腾,极为寻常地一次次重复着“搅拌乳海^①”的印度神话。或许世界不让大海安宁,一旦安宁下来,就会有某种东西唤醒自然之恶吧。

五月鼓胀的海洋,焦躁地不断推移着光点的素描,满布着纤细的凸起。

高空飞翔的三只鸟儿,眼看着就要靠近了,又忽而不规则地间隔开来,飞走了。那种接近和间隔含蕴着某种神秘。接近到感知对方羽翼扇动的气团,其中的一方又远离而去,此时那一段蔚蓝的距离,意味着什么呢?

① 印度神话:阿修罗与天神为求取“不死甘露”竞相搅动乳海,随之引起诸神争斗。诸神饮下“不死甘露”,恢复功力,将阿修罗降服。尔后天下归于太平。

我们心中时时出现的类似的三种思念，也像这三只鸟儿一样翱翔天宇吗？

烟囱上绘有“全”标记的黑色小货轮向远洋驶去，高高堆积的建筑器材，使得小船俄而变得庄严高大起来。

午后二时，太阳藏身于薄云的茧壳里，犹如一条银光闪亮的蚕。

浑圆、博大、宽广的浓蓝的水平线，宛如紧紧嵌入海景的一根青黑的钢箍。

海面上刹那之间，一个地方腾起白羽般的波浪，旋即消失了。那其中含蕴着何种意义呢？不是一时崇高的任性，就是极为重要的信号，怎么可能这两者都不是呢？

潮水稍稍胀满了，波浪微微高起来，陆地也受到极巧妙的渗透。太阳被云彩遮住了，海色略微呈现着危险的暗绿。其中，由东到西，长长伸展着一道白筋，好似一把巨大的折扇。只有那里的平面扭曲了，尚未扭曲的接近轴心的部分，带有扇骨的黝黑，同浓绿的平面融合在一起。

太阳再次显露出来。大海再次平滑地含蕴着白光，在西南风的命令下，将无数海狮般的波影次第向东北推移。无尽的水的整体大转移，不至于淹没陆地，遥远的月亮的力量完全控制着它的泛滥。

云彩像鱼鳞，遮盖着半个天空。太阳在云的上方，沉静而白亮地破裂着。

两只渔船出海了。洋面上行驶着一艘货船。风变大了，西

面进入的一艘渔船突突突靠近了，仿佛宣告一种仪式的开始。尽管是一艘卑微的小船，但船的行进既不靠车轮，也没有足爪，犹如拖曳着长衣广裾在水面上膝行，那样子看起来颇为高雅。

午后三时。鱼鳞云稀薄了，南方天空云朵展开来，犹如山斑鸠雪白的尾羽，在海上投下深深的黑影。

海，无名之物。地中海也好，日本海也好，眼下的骏河湾也好，都用一个“海”字统括起来，但它们对这个名字决不服气。这个无名的、丰蕴的、绝对的无政府主义！

随着阳光的晦暗，海突然不高兴地陷入冥想，充满了莺绿的细密的棱角。到处是玫瑰枝般布满荆棘的波浪的蒺藜。那荆棘本身，也具有光洁的生成的痕迹，大海的蒺藜看起来很平滑。

午后三时十分，眼下不见一艘船影。

真是不可思议。如此广大的空间，竟被人弃置不管！

就连海鸥的翅膀也是黑色的。

于是，洋面上漂浮着幻想之船。那船向西方驶去，不一会儿消失了。

伊豆半岛已经裹在薄雾里，隐没了。过了一阵，出现的不是伊豆半岛，而是伊豆半岛的幽灵。接着，也消失了。

既然消失，已无迹可寻。尽管在地图上存在，它也已经不复存在。半岛、船，同样都在“一片混沌”之中。

出现了，又消失了。半岛和船，究竟哪里不同呢？

假如看到的就是存在的一切，那么，只要不被浓雾包裹，眼前的大海就永远存在。它时时在积蓄着存在的力量。

一艘船改变了全景。

船出现了！它打乱了整个布局。存在的全部构图产生分裂，一艘船从水平线上迎头闯进来了。此时，实行让位。船出现前的整个世界遭到废弃。船的出现，正是为了摒弃那个保障它不存在的整个世界。

刹那刹那之间，海色瞬息万变，五彩缤纷。云的变化，接着，船的出现。……每当那时候，究竟出了什么事呢？什么叫“生成”？

刹那刹那之间，那里出现的事，也许都是超过喀拉喀托火山^①爆发的大事变吧，只不过人们没有觉察罢了。我们太习惯于存在的模糊了。世界存在与否这类事，根本用不着认真面对。

所谓生成，就是无限的重新结构、重新组织的信号。是遥远传来的一声钟鸣。船出现了，就要敲钟表示船的存在。骤然响起的钟声，震荡着四方，占领了一切。海上，不断地“生起”。存在的钟声长鸣不歇。

一种存在。

也可以不是船。哪怕不知何时偶然出现的一颗夏天的蜜橘，也足以使存在之钟响彻天宇。

午后三时半。在骏河湾代表存在的，就是那颗夏天的蜜橘。

隐没于波底，又猝然出现，或浮或沉，宛若一只不住眨巴的眼睛。那鲜明的橘黄色，在离开海岸线不远的地方，眼见着向东

^① Krakatoa,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活火山。

方漂流而去。

午后三时三十五分。西方，名古屋方面又驶来一艘黝黑的船影。

太阳已经包裹在云丛里，就像熏制的鲑鱼。……

——安永透的眼睛离开倍率三十倍的望远镜。

午后四时本该进港的货船“天朗丸”，连个影子也看不到。

他回到桌边，再一次呆呆望着当日清水港船舶日志。

昭和四十五年五月二日(星期六)

定期外埠船舶进港预定

天朗丸 国籍 日本

时间 二日十六时

船主 大正海运

代理店 铃一

驶出港 横滨

停泊 日出码头四·五

……本多繁邦七十六岁了。妻子已经去世，自打成了孤身一人，便经常独自出外旅行。他专挑交通便利的去处，这种于身体没有太大负担的旅行，可以慰劳身心。

他时常来日本平^①，归去时顺便游览三保松原^②，看看西域进来的宝物——天人羽衣的断片，接着回静冈，一个人在海滨伫立些时候。新干线“回声号”电车，每小时发出三班，即使误了一班车也不打紧。只要乘上车，从静冈到东京不足一个半小时。

他叫出租车停下，从那里走到驹越海岸。他曳杖走在这条约五十米长的沙路上，一面眺望大海，一面发思古之幽情。这里就是《童蒙抄》^③中写到的天人下凡的有度海滨吧？他同时又回味着年轻时来过的镰仓海岸，心满意足地踏上归途。他在海滩

① 静冈市和清水市之间有度山山顶一带风景区。

② 清水市三保海岸的松林，相传是天人洗浴之所。能乐著名剧目《羽衣》，记述天人将羽衣挂在松树上，被渔夫白龙藏起，并向她求婚。后来，她再度得到羽衣，飞升天上。

③ 平安后期出现的学习写作和歌的入门书，藤原范兼著。成书于久安元年（1145）左右。将《万叶集》以后出现的和歌按“日”、“月”等二十二个项目归类，列出“语释”、“出典”等条目进行阐述。

上只看到游玩的孩子和两三位钓客，一派闲散的景象。

去时只顾观海没有引起注意，回来看到堤防下边有一朵旋花，泛着鄙俗的淡红，灼灼耀眼。堤防上边的沙地上有好多垃圾，曝露于海风里。缺角的可口可乐空罐、罐头盒子、家庭用涂漆的空盒子、永远不烂的尼龙袋、洗衣粉盒子、众多的瓦片、空饭盒子……

地面上的生活垃圾雪崩似的一直逼向眼前，开始直面“永远”——至今一次也未会面的永远，亦即大海。只能用最污秽、最丑陋的姿态面对，一如人面对死亡。

堤上稀疏的松树，新芽上开出海星状的花朵。回来时路的左侧有一块萝卜田，寂寞地开放着四瓣的小白花。路两旁各有一排小松树。此外，就是一片种植草莓的塑料大棚。鱼糕形的塑料棚遮挡下，众多的石垣草莓低垂在叶荫下。苍蝇沿着锯齿状的叶子边缘爬行。这片白糊糊的密密麻麻的鱼糕状塑料大棚，一望无垠，令人不快。其中，本多看到一座小型的高塔，这是刚才没有注意到的。

车子停在紧靠县营道路的这一侧，有一座二层木造白壁小屋，下面是特别高的混凝土房基。说是瞭望台，高得有点儿出奇；说是事务所，又显得太寒酸。楼上楼下，三面墙壁一律开着窗户。

本多被好奇心驱使，举步跨入那片看似前院的沙地。细碎的玻璃片忠实地辉映着纷乱的云层，白色的窗棂胡乱地弃置在地上。抬头仰望，二楼的窗户似乎装设着望远镜，浑圆的镜头幽

幽闪亮。混凝土基座上凸露着两根红锈斑斑的巨大铁管，紧接着又钻入地下。本多小心提防着脚下，跨过那铁管，绕过基座，登上通往一楼的破烂的石阶。

上头更有一副通往小屋的铁梯，梯子下边竖着遮有顶棚的告示牌。

TEIKOKU SIGNAL STATION

有限公司帝国信号通讯社清水港事务所

事业种类

1, 通报出入港船舶动向

2, 发现并防止海难事故

3, 海陆信号联络

4, 海上气象联络

5, 迎送出入港船舶

6, 其他一切有关船舶事宜

这些都是用古雅的隶书体写的公司名称，以及标出的英文说明，由于白漆剥落，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本多感到颇为中意。这种事业种类之中恣意地弥漫着海洋气息。

瞅瞅铁梯上边，整个房间寂静无声。

回头一看，脚下县道的远方，是一座新建筑材料建起的城镇，蓝色的瓦葺屋顶上，随处飘扬着鲤鱼旗，顶端的小风车闪耀着金光。城镇东北方便是清水港杂沓的姿影。岸上的起重机和船上的长臂吊车纵横交错，工厂白色的仓库和黑色的船腹，一直

经受潮风扑打的钢材和涂着厚漆的烟囱中……一部分堆积在岸上,一部分远涉重洋而来。远远望去,海港上的机构都聚集一处,密密层层,从远方看得十分清楚。大海犹如被斩成数段的锦蛇,光芒闪耀。

海港远处山峦上方,富士山从云影中仅仅露出山巅。山头银白的定型于迷离的云层上端,看起来仿佛是一块白色的巨岩。

本多满意地离开那里。

三

信号所的基底是储水槽。

用水泵将井水汲上来加以储存,再通过铁管输送到那一大片塑料大棚里去灌溉田地。帝国信号看中了这个混凝土高台,在上面建筑信号所。这地方位置极佳,不论是西边名古屋来的船,还是从正面横滨来的船,都能迅速判别清楚。

本来是四位信号员八小时轮流值班,但有一人长期请病假,剩下三人便改作二十四小时三班倒。一楼是所长办公室,他有时从海港事务所前来这里视察工作。楼上三方都围绕着窗户的八铺席地板房子,就是孤独一人的轮流值班房。

窗户内侧,沿墙壁三方安装了固定的桌子,朝南和朝东港湾设施方向,分别放置了三十倍率和十五倍率的双筒望远镜。东南方角柱之处,装设一盏作为夜间信号使用的一千瓦的投光器。西南角的办公桌上,放着两台电话机、书架、地图,以及分别放置在高架上的信号旗。西北角是厨房和休息室。以上就是屋子的全部。还有,东窗前边可以看到高压线铁塔,白瓷绝缘子和云彩融成一体。高压线从这里一直向下通往海边,在那里连接下一座铁塔,再向东北迂回,到达第三座铁塔,尔后沿海岸看过去是

一排次第低而小的银白铁架，通向清水港。从这扇窗户远望，那第三座铁塔就是一个很好的目标。进港船舶只要从这座铁塔跟前穿过，就能判知已经进入包括码头在内的3G水域了。

至今，船舶依然需要用肉眼加以判断。只要船况受载货轻重和大海反复无常的性情的控制，那么船仍旧像宴席上不是早来就是晚到的食客一样，不失十九世纪浪漫派的气质。海关、检疫、领航员、装卸工、供应船餐的饭馆、洗衣店，他们都需要有人站岗放哨，以便准确告诉他们何时奋起行动。何况，两艘船争先驶入，一起抢占一座栈桥，总得有人监视入港情景，公平决定入港的先后顺序吧。

透的工作就属于这一行。

洋面上出现一艘庞大的货船，水平线已经模糊不清。为了尽快用肉眼将这艘船的出现辨别清楚，需要一双熟练而敏锐的眼睛。透立即将眼睛贴近望远镜。

要是在晴明的严冬或盛夏，水平线极为明晰，刹那之间就能看清驶来的船舶，胡乱踏碎高高的水平线，破浪而来。在初夏的薄雾里，船的出现只是对“存在的暧昧”徐徐的离反。水平线犹如一只白而且长、被彻底压扁的枕头。

黑色货船的体积，和总吨位四千七百八十吨位的“天朗丸”相一致。船尾的楼型也和《船舶登录明鉴》上的船型相符合。白色的船桥以及船尾翻滚的白浪鲜明可见。三支黄色的吊臂，黝黑烟囱上红色圆形的烟囱标记，是否相符？……透越发睁大双眼。红色的圆圈里的“大”字出现了。看来是大正海运无疑。

这期间，船速一直不低于十二点五海里每小时^①，不断企图逸出望远镜圆形的视野，就像飞越捕虫网圆框的一只黑蝴蝶。

船名一时认不出来。明知是三个字，“天”字先入为主，似乎就认出这一个字。

透回到桌边，给船舶代理店打电话。

“喂喂，我是帝国信号。‘天朗丸’即将通过信号所前，请给予关照。载货量吗？（他想起船腹黑红吃水线的高度）对啦，大约一半。几点开始装卸？十七点吗？”

离装卸时间只剩一个小时了，应该增加一些联系的单位。

透在望远镜和办公桌之间往来奔波，一共打了十五次电话。

领航员事务所，拖船“春阳丸”，领航员家里，几家供应船餐的饭馆，洗衣店，港务局联络船，海关。再给代理店打电话，还有港务管理事务所港营科，测定船舶载重量的统计协会，水路漕运店……

“‘天朗丸’即将到达。栈桥是日出四号和五号，拜托了。”

“天朗丸”已经通过第三座高压线铁塔，望远镜的影像映在地面上，立即腾起一股潮气，影像也温润得摇晃起来。

“喂喂，‘天朗丸’进入3G。”

“喂喂，我是帝国信号，‘天朗丸’进入3G。”

“喂喂，海关吗？请接警务科。……‘天朗丸’进入3G了。”

“喂喂，十六时十五分，通过3G。”

^① 原文为 Knot，船舶的航速或海水的流速单位。每一海里小时约为水流时速一千八百五十二米。

“喂喂，‘天朗丸’五分钟前已经进港。”

.....

——除了直接入港的船舶外，横滨和名古屋通知要经过清水港的船舶，月末多而月初少。横滨至清水一百零十五海里，以时速十二海里计算，约九小时半可到达。按照这种时速，预定入港一小时前开始瞭望，下面就没有事情可做了。今天除却午后九时由基隆直接入港的“日潮丸”之外，就没有其他船舶入港了。

透每逢进来一艘船，等联络工作一结束就感到有些气馁。他的工作一旦完结，海港上多数人就跟着行动起来。在这个远远的孤绝之境，他只需一边抽烟，一边想象着海港的热闹景象就行了。

按理说，他不许抽烟。开始时，所长看到这个未成年的十六岁少年烟瘾很大，曾苦苦加以劝止，其后便不再说什么了。他可能考虑这份工作的性质，只好睁一眼闭一眼算了。

透生就一副严冷的苍白而俊美的面容。他的心冰冷，既没有爱，也没有泪。

但是，他懂得瞭望的幸福。一双天赋的眼睛教会他这样。他没有任何创造，他只是认真瞭望，眼睛出奇地明晰，认识出奇地透彻。他知道远方还有一道较之可视的水平线更遥远的不可视的水平线。而且，眼睛所见到的和认识到的范围内，各种存在都出现了，海、船、云、半岛、闪电、太阳、月亮，以及无数星辰。存在和眼睛相遇，亦即存在和存在相遇，如果就意味着“所见”的

话,那么不就等于存在和存在相互映照吗?不,“所见”超越存在,像鸟儿一般。“所见”是翅膀,可以将透带入谁也未曾见到的领域。在那里,就连美也像穿得一身褴褛的裙裳,变得破烂不堪了。永远没有船舶出现的大海,也就是决不被存在侵犯的海洋应该是有的。看呀看呀,望眼欲穿的明晰的极限,那个没有出现任何东西的确实的领域一定存在。那个领域定是一派浓蓝,物象和认识好似融入醋酸中的氧化铅,“所见”已经挣脱认识的枷锁,本身变得透明起来。

只有放眼那里,才是透幸福的根据。对于透来说,再没有比“所见”更值得自我放弃的了。使得自己忘却的只有眼睛,除了照镜子之外。

而且,自己呢?

这个十六岁的少年确信自己并非完全属于这个世界,只有半个身子属于这个世界。剩下的半个身子属于那幽暗而浓蓝的领域。因此,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法律和规矩可以约束自己。他只需摆出受到这个世界法律束缚的样子就够了。哪个国家会有束缚天使的法律呢?

因此,透的人生变得出奇地容易。人的贫困、政治和社会矛盾,一点也无需他烦心。他有时浮现出亲切的微笑,但微笑和同情无缘。所谓微笑,本是决不容忍他人的最后标记,是弓状嘴唇吹出的无形的飞箭。

一旦看厌了大海,便从桌子抽斗里拿出小小的手镜,照着自己的脸孔。鼻官挺秀的惨白的面颜,有着一双时常蕴藉着深夜